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  
第二十六回 眾百姓鼓勇逐蛇 三洞主改邪歸正

詩曰： 狂藥同飴貌若花，兩般滋味毒如蛇。  
使君盛德屏三蠱，正氣端能勝狹邪。

話說這果州路沿邊山島地方共有五十七洞，洞主名為酋長，朝廷賜印，各自管轄軍民。內中也有田地市鎮，種植經營，一般完納糧稅。凡有詞訟，皆屬洞主審斷。若遇大辟重刑，方才申詳上司。那五十七洞互相婚配，這西陽甸折衝諸洞，襟帶五溪。這洞主沙或迷，傍山四圍築就城堡，乃西夷各洞出入之路。

東首一洞名靈關，洞主姓乜名律新。西首一洞名清江，洞主姓利名把答。三洞各擁苗兵萬餘鎮守，結為唇齒，連絡自據。那苗兵的錢糧，都是總督府中給發，已外五十四洞酋長受其約束，每歲錢糧方物都送與三洞主，類總解入朝廷。

凡一概上司鄰州官員到任，必先用計下蠱，然後暗通關節，彼此賄賂公行，把持官府。做官的一場辛苦，所賺財祿大半送與他用。如與他相拗不廝合時，暗中念動咒語，蠱毒生發，多害性命，故劍南地面稱三洞主為巴西三蠱。當下中洞主沙或迷聞知新總督劉爺臨任，預寫傳帖，通知東、西二洞主備辦禮物，差人慶賀。苗丁等星夜奔到總督府，獻上禮單。劉仁軌展看，乃治下土官統制沙或迷等謹奉上土綢十端、毛褐四十匹、山羊二十腔、巴豕二條。劉總督暗想：「綢、褐、山羊，俱係土產，但巴豕二條，不知何物？」吩咐軍校，一概禮物暫停於外，只取巴豕進來。苗丁忙令人將巴豕抬入府中，劉仁軌看了，不覺心震面熱。原來那巴豕是兩條大蛇，昂頭掉尾，身長數丈，細目長齒，香氣觸人。劉仁軌正色問書吏道：「此為巴豕乎？」

書吏道：「正是。凡新任老爺至此，三洞主貢獻土產，以充肴饌。」劉仁軌道：「此巨蛇必有毒氣，食之豈無疾病？」書吏道：「這蛇生於山谷之中，大者五百餘斤，其次一二百斤，至少者五七十斤。土官取之，烹割而食，其味甘美，與豬肉無異。

或糟與醢，更為鮮美，故取名為巴豕。」劉仁軌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權且收下，將前項禮物一絲不受，重賞苗丁回洞。」劉仁軌退入私衙，暗想：「巴豕形狀蠢惡怖人，食之不祥。」夜靜，令人放入牆外城河水裡。三更後，忽聽鑼聲大振，喧嚷不息。

劉仁軌慮有變亂，忙起來穿衣，秉燭坐聽消息，直至天曉，喧聲方止。喚值堂官吏詢究夜間之事，官吏稟道：「附近沿河百姓，專倚養鴨生子以為生計。昨夜忽有二大蛇從河內湧出，吞食兩岸之鴨，故百姓鳴鑼驅逐，二蛇盤旋奮惡，群鴨已被他吞食百餘。直待天色將明，方才迅躍而去，大者逃脫，小者被百姓亂弩射倒，已剝皮剝肉，大眾均分，因此喧嚷半夜。」劉仁軌道：「此二蛇即苗長沙或迷所送者，我見其蠢惡異常，故不用而棄之。適下水之時，低頭閉眼，氣已垂絕，何能奮迅食人之鴨？」官吏跌足道：「可惜，可惜！這兩條蛇，洞主捕捉之時，不知費了多少銀兩工夫，才得送與老爺，極其敬重。若送下司州縣官長，又是次等細小之蛇。此蛇猛驚神速，其行如飛，非猛勇精銳之士不能近傍。凡洞主擒獲時，養於洞中石坑之內，常以藥酒傾下，使蛇吞之，骨軟毒消，故垂首閉目，其形如醉。

若放入水中，藥氣頓除，猛毒如舊。眾人若非用弩攢射，怎能擊奇物入手？老爺不知輕棄，沿河百姓之福也。」劉仁軌笑道：「此物縱萬分奇妙，吾亦不忍食之。」有詩為證：

巴豕形狀惡，胡為稱珍饈？

達士尊其生，寧將擲東流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苗丁等回洞稟復洞主，細說此事，沙或迷不悅道：「劉公不受此二蛇，初計已成虛度，即請東、西二洞主計議。」利把答道：「咱等共申一道公文，求諸督爺預支次年給賞布粟銀一萬六千餘兩。如依數給發，又作區處。倘撓阻不從，只用那話兒便了。」沙或迷歡喜，共寫下一角公文，差本洞承局往果州總督府投上。劉仁軌見了，笑道：「我這裡本年支給尚且不敷，怎有預給於汝？」將公文一筆塗抹，擲於案下。承局回洞說了，沙或迷道：「這烏官不知咱們的手段哩，且呼這件靈物去時，管取他昏迷落穀。」又差人與東、西兩洞主說知，共行其術不題。

且說劉總督叱洞蠻承局去後，兩旁人役皆掩口暗笑。劉仁軌見了懷疑，暗料箇中決有情弊。一連數日，公務了畢，即回後堂焚香讀《易》，或凝神端坐，夜則懸劍藏符，停燈和衣而睡。忽一夜三更時分，正朦朧睡去，驀聽得索索之聲起於帳外。

急坐起開眼看時，只見一條蟒蛇長有二丈，渾身火光閃爍，口吐煙霧，舌長尺餘，在榻前四圍旋繞，以黃氣吐入帳中。次後又見一蛇從北窗飛入來，渾身烏黑，口吐黑煙，漲滿一室。

少頃，又見一蛇從西首屋簷中鑽入來，渾身雪白，口吐涎沫，噴入帳中。此時劉總督執符於胸，正襟端坐，神色不動。

捱至五鼓將盡，有一廚子到廊下方，從房外經過，忽見滿屋煙光透起，喊叫：「督爺房中失火！」合衙人役軍卒一齊驚起，打入房來救火。只見是三條大蛇在總督榻前旋繞，軍健們心知其事，都窺身往外跑走。私衙僕人役皆拼命各執刀杖亂砍，霎時間三條大蛇皆被砍倒，眾人急掀帳看時，劉爺端坐於榻上，大眾歡喜異常，即將值宿牙將等逃散不行救應之事說知。劉仁軌令眾人且休散去，圍護至曉，將蛇拖出於轅門之外，架火燒燬。

將值宿牙將二名細打一百，遊街示眾，已下巡更守宿等人役盡行革役不用。這消息傳入西陽洞來，沙或迷三個洞主錯愕不已，共議道：「劉總督是何等樣人，有此神異之術？生、死二蠱皆不能害，豈不駭死人也！」乜律新道：「此二蠱向來百發百中，誰不落咱數中？今遇此神人，破了妙法，那一項錢財休想入手，咱洞中清苦，支給不敷，何以裁處？」沙或迷道：「不難，不難。任他手段高強，難脫咱們圈套。畢竟用那酒、色二蠱，自入咱家羅網。」利把答道：「目今以閱武為名，請老劉至此操練，下此二蠱，管取不疑。」沙或迷道：「不可。

彼既有神術，必多籌畫。咱們請他閱武，反生疑惑。不如姑待月日，待彼出巡之際，決從此經過，咱們率各洞長官邀請寨中筵席，乘機進蠱，事在掌握之中。彼若疑而不來，即將酒席女樂饋送，彼必受而不辭。這是從容定計，事無不妥。」乜律新道：「長兄計雖玄妙，倘老劉既不赴席，又不受禮，怎奈何？」沙或迷道：「老劉果奸狡不落咱三蠱之內，只索以克減軍糧為由，糾集各洞健丁，殺入省城，據定巴西界口，以圖進取，煞強似洞中困守。」利把答、乜律新踴躍大笑，稱為神算，痛飲沉醉，各還本洞不題。

再說劉總督自滅了蛇蠱之後，合衙門人役敬服。況向來為人平易，待下司以禮，結百姓以恩，官員士庶莫不悅服。倏忽之間，又早數月，當下正值孟夏天氣，連月霪雨不止，田中苗禾盡皆淹沒，一時米價騰湧，百姓驚惶。劉仁軌急發下公文，令各州縣開倉賑濟。一面齎給庫中銀兩，差官遍處糶米，平價發賣。又設宴於公堂，延請遠近宦室富民，預借米粟，暫救饑民，待下年豐熟，依例償值。因此合省人氏俱幸全了性命。此時各洞苗丁亦遭大水，洶洶不安。劉仁軌慮有變亂，親自巡行安撫。已有人報入西陽洞來。沙或迷即請東、西二洞主同出境三十里，迎接劉總督入寨，參見已畢，劉仁軌詢問各洞水患何如，沙或迷稟道：「溪水污汙，穀米無收，各洞男女嗷嗷待哺，乞爺台開恩賑濟，以救生靈。」劉仁軌道：「我已差官運米，不日到來，但以平價售之，莫行侵劫。」沙或迷道：「得老爺如此賑恤，苗民賴以全生，誰敢悖逆，以違天命？」劉仁軌道：「此皇上欽恤，予何恩之有？各洞酋長人民，皆賴汝等統攝寧靜。朝廷悉知，不久必有恩典至矣。」沙或迷等頓首稱謝，就於洞中殺牛宰馬，大排筵席款待。劉仁軌不疑，盡已而飲。酒至半酣，沙或迷喚一伙苗蠻階下舞劍為樂。劉仁軌令移入中堂，憑几顧盼，撫掌大笑。苗蠻舞罷，賜以酒肉犒賞。少頃，奏動鼓樂，四個絕色苗女歌舞佐觴，劉仁軌大悅，吃得酩酊大醉。隨行官吏稟道：「日已將斜。請老爺登車回鎮。」劉仁軌令一面打點執事，予將行矣。只見靈關洞主乜律新跪下道：「感爺台不以山洞為僻，大駕親臨，沙酋長小筵，已蒙爺台不疑慨飲。咱東、西小寨，聊整山肴椰酒，懇天恩暫移車駕，俯賜一樂，咱犬馬等不勝感戴！」劉仁軌道：「正是，我也要到你兩寨中觀

看風景民物。又承汝等一片好情，我怎麼不領？但今日天色已晏，暫回臨鎮，明早吾當再至。」沙或迷跪道：「山徑險僻，往返甚艱。老爺不鄙小寨荒涼，屈留一宿，姑緩二日，東、西兩寨均霑雨露矣。」劉仁軌含糊道：「也通，不妨，何害，絕妙。」沙或迷等暗喜，就於後堂鋪疊一切臥具，極其華麗，留下苗女四人，以伴衾枕。隨行官吏令精銳軍士百餘人擁入護衛，以防不測。劉仁軌見堂下有人行動，已知其意，大笑道：「四海一家，何見淺如是？」盡將軍士叱退，解衣就寢。

當夜四個苗女停燈於案，脫得赤條條地臥於總督身旁，互相摟抱撩撥。誰想劉總督四肢如綿，鼻息如雷，吐氣如煙。眾苗女玩耍的心煩興懈，各自放倒頭尋睡去了。至天曉，日色已高數丈，劉總督兀自鼾睡不醒，眾苗女各自抽身起去，忙入內室，將夜間之事備細與沙或迷說知。沙或迷心服，甚加敬重，親入後堂，恭候起居。早宴畢，陪侍往東首洞中，七律新一般大排筵席管待。當夜就宿於本洞，也撥四名標緻苗女伴宿。次早到西首利把答洞中，其酒席歌舞更十分齊整，亦撥苗女侍寢。劉仁軌一連在洞中宿了三夜，才得起馬回州。沙或迷等三洞主一同送出界口，再拜而別，回洞互相感歎劉督爺好處，羨慕不已。

沙或迷道：「世上人，財不苟取，飲不亂性，忿不激迅。這樣君子，咱家已曾見來。要如督爺以絕色美女伴寢三夜，竟不沾染，此天地間第一個好人，柳下惠之後，一人而已。」利把答笑道：「柳下惠坐懷不亂，世雖罕見，然矯情窒慾，兀可勉強自持，不過是一時的操守。今咱們選天姿國色的美女，伴寢三夜，你瞧誰不會撩雲撥雨，做那般勾當？那想劉聖人毫無滲漏。咱想柳下惠、魯男子怎及得他？孔仲尼之後，僅見此君也。」

七律新道：「古聖云：邪不勝正，妖不勝德。故咱們那酒、蛇二蠱，怎傍得正人君子？向後咱等各守境域，莫行妄事。」三個洞主正商議之間，忽報蒙山洞長官差人齎書禮到此。

沙或迷喚入洞中，收下禮物，拆書看時：

蒙山洞辱弟骨查臘拜上：印常侍致書於某，言皇上念汝等各洞酋長效力邊陲，百姓賴以寧靜，每欲大行賞齎，屢為總督劉仁軌撓阻，可為嫉功妒賢之甚。汝等宜自為之計，莫墮彼彀中也。向者辱弟圍逼龍門，城已垂破，偶因家變，暫爾回軍。托台下虎威，一鼓而家醜盡已殲滅。今欲舉傾洞軍馬，殺入果州，誅戮妒賢之賊，乞三位寨主大人各發精兵數千，以助一臂之力。所得城池玉帛，均歸麾下。惟祈俯命是禱。

沙或迷看罷，將書遞與七、利二洞主看了。沙或迷道：「二位賢弟，尊意若何？」利把答道：「劉督爺乃純樸長者，與那印常侍有什麼仇隙，故致書與蒙山洞長，激其變亂。咱聞助逆為叛者不仁，謀陷有德之士者不義。咱等若信彼狂言，是自取滅亡耳。」七律新道：「劉督爺未到任之先，彼已侵掠邊州，今反托印常侍致書言劉爺嫉功妒賢，是以詭秘之辭炫惑咱等，與之共事，乃抱薪救火，自速其死。」沙或迷道：「二位賢弟良言，與咱暗合。只索恁般行去，免遭貽害。」利把答、七律新一齊稱善。當下將下書人細縛定了，利把答監轄，解入總督府來。參見禮畢，把前項事備細稟知，將書呈上，劉仁軌看罷，將下書人發獄監禁。設宴於賓館中，親陪利把答飲酒。數巡之後，劉仁軌問及己酉三蠱之說。利把答道：「爺台明燭萬里，某等怎敢欺隱。爺台蒞任之初，所獻巴豕，食之亦能害人，名為死蠱；及後轅門所焚之蛇，名為生蠱，合而言之，總為蛇蠱。山洞中有一種野草，名莽餘，其葉光，其色玄，其根苦，和麥為漿，釀酒黑色，味極甜美。」劉仁軌道：「酒味醇美，乃天下第一妙品也。」利把答含笑道：「酒雖美，其中有不美之害，待某細稟其故。」不知利把答所說那酒有什麼利害，且看下回分解。